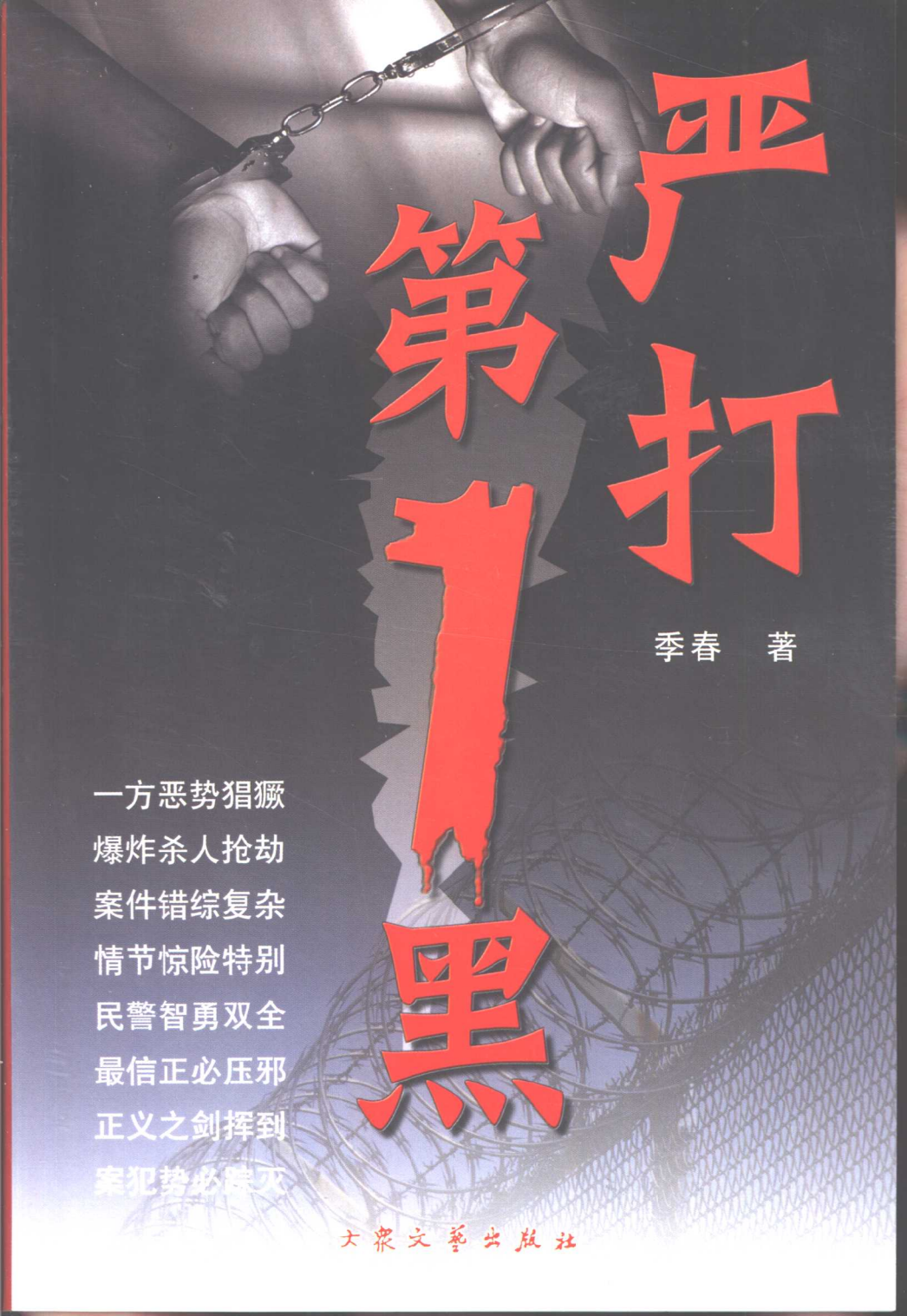




严打 第1 黑

季春 著

一方恶势猖獗
爆炸杀人抢劫
案件错综复杂
情节惊险特别
民警智勇双全
最信正必压邪
正义之剑挥到
案犯势必毁灭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严打“第一黑”

——警方重拳打掉“于氏三兄弟”黑恶集团纪实

季 春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严打第一黑/季春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2.7

ISBN 7-80171-128-9

I. 严...

II. 季...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1695 号

严打第一黑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100021)

北京汤北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30 千字

200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ISBN 7-80171-128-9/I·135

定价:16.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100007 1136 信箱

谨以此书献给：

**参与指挥、侦破“三于”黑社会性质犯罪
集团的白山市公安局所有领导、刑警们，及
参与此案的吉林省公安厅刑事专家们！**



引 子

1999年深冬。东北长白山区。

江源县原是东北边境大山中的一个小镇，人口不过万，镇政府所在地设在白大铁路三岔子火车站附近的孙家堡子。下了车，沿着站前大道往街里走，你可以看到镇上除了在中国随便什么地方都会有的银行邮局店员杂工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企业。每天一早农民们下地干活，孩子们或上学或兴高采烈地替大人放牧鸡鸭鹅羊。每个忙忙碌碌的孙家堡子人都以各自的生活方式迎接新一天的到来。

出孙家堡子往北不过5里地，有个大型国有林业局，叫三岔子林业局。

这里又是一番与孙家堡子完全不同的天地。

林业局大街两边高楼耸立，机声隆隆，远处山地小火车嗷嗷叫，哧哧放着白色水蒸汽，成堆成堆的原木原条被从大山里拉出来，贮木场、木材厂内堆积成山。这些企业内，人声如潮，起重机轰鸣，装车卸货忙个不停，真正的产业工人随处可见。铁道边停靠着一节节车皮，其中常有几节全封闭的油罐车厢，到了晚上，站台上常常是如同白昼，灯如繁星，人影晃动。

两地相距咫尺，却各不相干，镇政府管不着林业的事，林业局也休想管堂堂一级地方政府。谁也管不着谁。这种局面自解放以来延续至今，形成一个很大的社会治安漏洞。因此，



强人出没打架斗殴甚至发生命案乃是家常便饭。

1991年,随着浑江市(今白山市)撤县级市为地级市,孙家堡子的身价也水涨船高,跟着撤镇设区,变成三岔子区,区政府仍然在老地方办公。原孙家堡子派出所亦今非昔比,成立了浑江市三岔子区公安分局。

从此,一级政府和公安机关真正统管起当地的一切行政事务,包括治安。

1992年,又撤三岔子区设江源县。

急遽的政体改革给当地的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带来了巨大变化。然而,社会治安却并未因此而得到有效治理。曾几何时,发生在江源县的杀人、抢劫、放火、强奸、爆炸等重特大暴力刑事案件日益增多,竟变成了全省挂号的社会治安重灾区之一,全省11个重点乡镇中,江源县居然占了其中3席!

原省委书记张德江、原省公安厅长赵永吉(现公安部副部长)曾分别多次电话过问江源县的社会治安状况。几年间县公安局长换了一茬又一茬,越治越乱。并非局长没能耐,实在是当地的情况太复杂,太特殊了。

1996年冬,一封普通干部的来信再次引起了市委高度重视。

此信主要反映江源县的一些情况,说近年来江源县社会治安形势严峻,恶势力猖獗,抢劫、杀人、爆炸、盗窃、强奸等大要案频频发生。以仅有不到3万人的湾沟镇为例,一年没到头就发生杀人案16起,杀死19人,被群众称为“杀人沟”;咋子镇一年内发生杀人案11起,杀死13人,流氓滋事、杀人、抢劫、强奸、盗窃案件泛滥失控,人称“咋子国”(自由之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群众说:“上班心就跳,担心家被撬;下班心



也跳,担心被劫道;出差在外心更跳,担心子女走黑道……”

后来市委召开紧急常委会议。

会议决定:从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急调当年41岁的公安局副局长刘兴远去江源,任公安局长……

经过刘兴远连续组织的三次重点严打整治后,仅仅两年多时间内江源县就变得太平多了。虽说社会治安仍未得到彻底改变,但群众基本满意了。刘兴远在先后荣获“吉林省政法系统英模代表”、“一等功获得者”、“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公安部、人事部首届“人民好公仆”等光荣称号的同时,也成为江源人民心目中的“刘青天”、“长白虎”!

1998年初春,党和人民赋予了刘兴远更重要、更神圣的使命:省公安厅调他出任刑警总队副总队长。如同他两年前来江源县一样,太突然,突然得他毫无准备。江源县五大班子领导、战友、朋友和百姓舍不得他走,他也舍不得离开注入深情的江源!然而,他别无选择。

他走了。

随着诸多复杂原因,该县社会治安又出现重大反弹。

1998年2月24日晚,在江源县松树镇利洋酒店外,发生了一起重大持枪杀人案。据目击者称:当时松树镇一片黑暗和死寂,大街上突然响起的枪声几里外都能清楚地听到!四名歹徒手持双筒猎枪、匕首将在当地威风八面的“大哥级”人物窦贵喜及其宁××和张怀海三人逼住,刹那间一场生死攸关的残忍杀戮发生,造成一死两重伤的惨剧。

凶手逃之夭夭。

我们的故事,也就从这里开始。



目 录

引子.....	(1)
一、预谋脱逃	(1)
二、放虎归山?	(12)
三、风云骤起	(19)
四、秘密调查	(31)
五、法网秘密拉开	(45)
六、再次抓捕	(61)
七、嫌犯温泉落网	(76)
八、又一次脱逃	(84)
九、迷雾重重	(90)
十、雪夜大追捕	(101)
十一、四门落锁,中心潜伏	(111)
十二、代号 002	(121)
十三、惊心动魄的抓捕	(132)
十四、地狱之险	(142)
十五、大案初露端倪	(152)
十六、孙俭新落网	(160)
十七、关键人物	(169)
十八、于开心束手就擒	(178)
十九、松树镇黑帮	(186)



二十、检查站前埋下祸根	(195)
二十一、三次枪战未分胜负	(203)
二十二、意外血案发生	(215)
二十三、逃亡之路	(225)
二十四、网中有网,逃犯难逃	(233)
二十五、复原的血腥之夜	(244)
二十六、戴绿帽子的男人	(255)
二十七、省领导重要指示	(263)
二十八、煤车“大劫案”	(270)
二十九、开棺验尸	(281)
三十、千里追凶	(288)
三十一、最后时限	(296)
三十二、真相大白	(305)
三十三、群山的回声	(314)
尾声	(320)
后记	(329)



预谋脱逃

严打第一案

大雪飘飘，朔风横吹，弥漫了长白山区的苍茫大地。世纪末的1999年4月7日，凌晨时分，位于东部山区的吉林省江源县公安局看守所。所有关押在这里的犯罪嫌疑人这个时候睡得正香，大约许多人正在梦中与家人团聚。看守所内，静谧无声，只有空旷的监狱大院楼檐顶上边化的雪水滴成流，发出不连贯嘀嘀嗒嗒的轻响。偶尔，高墙岗亭上担任警戒任务的武警哨兵的枪刺会寒光一闪。他聚精会神地分辨近在咫尺传来的某种奇怪动静。他的职责是警戒，任何一种微小的声音都会引起他的注意和警觉。倾听之后，确认并无异常，继续监视着大墙内外的一切。

突然，下面的号子里发出一声嚎叫，有人敲着厚厚的大铁门咕咚咕咚急切地喊叫管教，随着冻满冰霜的铁窗被用力地连续敲打，乱哄哄中不知谁在叫喊。

武警哨兵立即警觉反应，突见一个身披大衣、手提械具的管教从值班室跑出来，冲进彻夜不熄、灯光明亮的监狱走廊，



不一会儿，里面传来喝问声。

值班管教透过小窗口看到里面的犯人几乎都纷纷坐起来，命令：

“躺下躺下，深更半夜瞎喊什么？”

“报告政府！于老六卵子又疼了……”

“卵子又疼了？”

“是！”

一见管教来了，所有犯人闻声都躺下了。里面有人翻滚着哀嚎。

“怎么回事，于老六？”

“我，哎哟……我卵子疼！”

“你卵子疼也得等到天亮领导来了再说啊，这深更半夜的怎么办？”

号子里，一个人穿条衬裤弓腰坐在被窝里。

他偷眼看看小窗户上露出的那张管教的脸，某种目的似乎达到了。他知道在这种时候管教是没有权力批准他出去看病的，有人替他报告就行了。他擦了擦额上的冷汗，一屁股翘歪在床边上，目光有些散乱，为了引起足够重视，他又用沙哑的声音报告道：

“报告政府，我小便疼得真受不了啦！”

“真的假的？”管教在外面问，“你怎么又疼了？”

“我也不知道哇！”

犯人回头看看无人替他说话，又报告了一句：

“我卵子疼是真的，他们都知道，我可没骗政府呀？”

“没骗怎么的？这深更半夜的，坚持到天亮，领导来了再



说吧。”

犯人竖耳听着管教说的每一个字，极力抑制住心脏颤动。

管教一走，他忍不住一声呜咽，大滴大滴的泪珠终于抑制不住地滚出了眼眶。不知真的是病痛折磨所致，还是犯人经常惯用的把戏。无论你在外面是狼是虎，一进了这里，牢笼一关，就变成了小绵羊。见他这样，那些稀里糊涂被惊醒的犯人们都睡不着了，又都坐起来，看到管教走了之后，问这问那，出主意想办法，“哎老六啊，你卵子疼到底是真的还是装的呀，弄得挺像啊？！”“你妈×，谁装了？你看看是不是肿了！”犯人把那套家伙什掏出来，让大家看。果然，灯光下，男人身上那个最重要的东西显得又红又肿，难看地趴卧在两条粗壮的大腿之间。犯人双手一抖，那东西就又缩回到衬裤里去了。此刻他实在没工夫跟他们多说废话，真正对他命运起作用的是看守所的领导，既然自己的情况刚才管教已经知道，又让他等到天亮再说，那就只好等了。但这些“证人”也很重要。有的犯人不知根底，问他这卵子病是怎么得的，还有人一本正经地问：“哎，老六，你这命根子有病，要是出去了回家跟你媳妇还能不能干那事儿？”

老六带着哭腔说：“还干个屁呀？我都被抓来好几个月没回去了，媳妇还不知咋样了呢……”

“看守所不是领你去看过吗？查没查出来是啥病？”

“说是睾丸囊肿。”

“睾丸？啥是睾丸啊？”

“就是这，卵子！”

有犯人指着老六两腿中间那个鼓起的部位替他回答。



“连这点儿文化知识都不懂，狗屁不是，难怪你强奸未遂。”

“哈哈……”同号子里的犯人小声哄笑。

“睡觉！”

突然外面再次传来管教的喝令声。

所有的犯人心里一惊，哧溜一声全躺下了。

当所有人陆续都重新进入梦乡之后，那个叫老六的人却仍然睡不着。他跟身边一个“知心”狱友悄悄说着话，回答着对方关心的一些问题。此时的他，心里极其复杂和矛盾。杀人偿命，自古一理，可他没杀人呀！当初他们几个合伙把对手干死，他并没有持枪，现在别人都没事儿，偏偏就被公安局抓了进来，还被列为杀人嫌疑犯！他心里不服，想跑，可这种地方那么容易跑吗？一方面，他现在得被动地为其他兄弟担着罪名，充当不出卖朋友的“好汉”，可充好汉的代价也许就是自己的脑袋搬家！他怎么能忍心让自己的脑袋搬家呢？精明的他完全明白，此次这事儿不像以往他跟着兄弟们打打杀杀，弄得动静再大，就是打得腿断胳膊折甚至脑袋开花，只要人不死，大不了花点钱，用不了几天重返江湖还是好汉一条！但这次不同，另一黑帮头子叫他们当场就用枪活活打窝老了（死了），剩下的老婆孩子几个月来上访告状追得铁紧，非要杀人者偿命不行！听说都一直告到了省公安厅，引起了省里的重视，上面一次次电令督办，下面才全力将他“抓捕归案”。虽然在这里能够受到照顾，可这他妈也有点太冤了！尽管进来前他和同党都是铁哥们儿，有酒大家喝，有肉一起吃，所谓生死弟兄，可如今蹲小号啃窝头毕竟是他一个人在遭罪。仔细地



想一想后果,他不能不一夜夜地越来越感到不寒而栗!发生在去年2月24日晚上那件事,现在他不承认便罢,一旦承认了人是自己开枪打死的,那自己的小命也就算活到头了。每每一想到这里,自以为不傻聪明过人的他当然心生不甘!自己也有老婆孩子,好日子还没过够,人生该享受的滋味还远未尝足呢,怎么能替人担罪去死?!讲句掏心窝子的话,这种事,别说是由社会上乌合之众为某种各自利益凑起来的“铁哥们儿”,就是真的亲兄弟也不行呀!谁的命从娘胎里出来都是一条,死不能生,生死关头,你让他怎么能吃得下,睡得着?又怎能不心生不服,产生实话实说之念?!

然而,兄弟中有人在江源县很有面子和势力,说话办事都好使(管用),有钱又有势。外面传来的消息说,已经花钱托人找关系使上劲了,让他挺一挺估计就能摆平此事。尽管如此,但此事到底最后能不能摆平?自己能不能活命?他心里还是天天吊着十五只小桶,七上八下,一点底儿都没有!

因为大概连三岁小孩子都知道:人命关天,法不容情呀!

狱友沉默一会儿,突然贴着他耳朵问:“哎,老六,万一托人不成,其他人再众口一词咬你一口,把杀人的事推得一干二净,真的都弄到你头上来,你怎么办?”是啊!我怎么办?老六知道,到那时,他就是长一百张嘴也说不清,证人证据到法院上一摊,不承认也得承认!杀人灭口,必死无疑!他现在闹心的不就是这个吗……

一句话捅到了老六的心窝子上。他铁青着脸,没吭声。

沉默一会儿,那个狱友又问:“那你想咋办?替人兜着,还是跑?”



犯人犹豫一下，四下扫视一眼。

“我想跑……”

声音极低，低得几乎连对方都有点听不清。在这种关押着各种罪恶灵魂的凶险之地，犯人中任何一句话一个举动都得格外小心谨慎，提防身边有耳。想戴罪立功减轻罪责的人多着呢，稍不留神，一切的一切都将因事前败露而化为泡影。

“咋跑？”狱友并不吃惊，声音压得更低了。

叫老六的犯人不再吱声。被窝里突然发出狗吠般压抑的啜泣声。

见状，狱友警觉地抬头到处瞅瞅，见犯人们都已睡得哼哈直响，打着来回呼噜，他轻轻掀开老六的被子一角，对着泪流满面的那张脸推心置腹地劝道：“老六你先别哭，杀人偿命，可不是偷鸡摸狗闹着玩的事呀，于三子在公安局里有人我也听说过，要是真的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没啥事让你出去了，还值个儿；可要是不好使，你这把（次）可死定了……你打算借明天去医院看病时跑？”

“你别问了。”老六截断对方的话，斩钉截铁，撸了把鼻涕。

“万一抓住怎么办？”狱友还是担心地问，“非得罪加一等。”

“不能！”

老六突然恶声恶气道。他是个急性子，嘴上虽说不能，眨眼工夫转念又想，倒真的怕是那样。此刻，铁窗外面开始放亮，不知不觉中凌晨已经悄悄取代了夜深人静的黑暗。折腾了半宿的两个人也都有点累了，倦意袭来，老六抹着泪趴回被窝里。虽说跟“知心”狱友说了半宿，但关键的话他还是憋在



肚子里没露半点口风，不能说！天亮之后到底能不能去医院看病，看病途中究竟能不能顺利跑掉？他一颗悬着的心此刻仍然没有底。思来想去，心中反倒像再次被压上了一块更加沉重的巨石。这种迷惘带来的不安更强烈，更让他无法承受。这似乎真的暗示了什么！

天亮前，老六在不知不觉又充满某种巨大希望中睡着了。

他一连做了好几个短命的噩梦。奇怪的是枪口都对着他后脑勺喷出火苗子了，他还没感觉到疼就再次被惊醒过来！

看守所外天色大亮。

同号子里的犯人像往常一样陆续爬起来，开始穿衣服，等待放风屙屎撒尿洗脸刷牙吃早饭。除了老六，没有一个人对即将随之而来的事抱有任何幻想和如此强烈的期望。能不能成功地逃出去，就看接下来的一步运气如何和相关表演了。如同发射火箭进入了倒计时，大概老六那一刻内心深处的紧张程度决不亚于参与火箭发射现场工程技术人员们等待火箭升空前的最后时刻。

“你想怎么办，老六？”那个“知心”狱友已经穿好了衣服，关心地问。

老六凝视着窗外大雪，仰天长叹，半天不发一语。怎么办他也不知道，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一步步按照计划来了。总之，跟于三子兄弟这么些年，应该说对于三子讲义气够哥们儿的性格从未怀疑。他是决不会光拿钱去玩小姐而不管我的，老六相信：就是花个三十万二十万他们也得办！惟一让他稍感不托底的是，如果能顺利地被带出去看病，押他的人会是谁呢？



他翻了翻眼睛，一脸苦相。

咳！

是人别犯罪，犯罪不是人呀。如果不犯罪，何必如此担惊受怕，度日如年？

领导上班时间到了。一夜的大风雪终于小了些了，但天依然阴沉沉，干巴巴冷。

看守所离县城不太远，消消停停地走也就几分钟，今天不行，开春的埋汰雪又粘又稠，沾上就冻住，风直往车窗里钻，顶着小风警车冻得好像也有点开不动了，一会儿前风挡玻璃就没了亮。所长郭晓岩和司机从江源县出来，走一阵，就得停车下去扫一阵，再跳上车去继续开，要不就看不清道儿，就这样，走走停停，好歹进了看守所大门。

昨晚上，老六那既像猫叫又像狼嚎的声音自半夜以后基本就陆陆续续没停止过。所有关押在这里的杀人、放火、抢劫、强奸待决的大小犯罪嫌疑人也没有消停过。他们全都蜷缩在各自的监号里，一会儿惊醒过来，一会儿又昏睡过去。这种无休无止的哀嚎，令人想起每逢有人“上路”时的一些情景——这些人格扭曲、重罪在身的家伙们每逢有同伙“上路”，都有兔死狐悲的激动。又显得格外凄凉，常常有人隔着坚固冰冷的铁栅也整夜不眠地“陪”着即将被绑赴刑场的人说话。今天这个走，明天那个走，后天说不定就轮到谁了呢。因此，犯人们每有人“上路”，总有人情愿陪着一起熬夜……

但是，昨晚的老六嚎哭并非因为他即将“上路”，而是面临着生死抉择。

他想得到的当然是生。